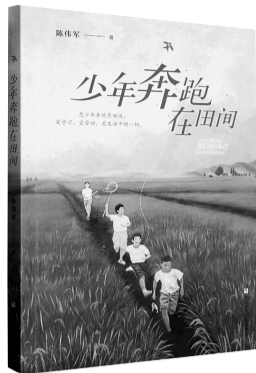


一本书

《少年奔跑在田间》:

城市少年的乡村变形记

□ 陈托



青年作家陈伟军新近推出的儿童文学新作《少年奔跑在田间》，聚焦乡村振兴战略与劳动教育，以城市少年顾小森的乡村之旅和大学毕业生顾晓芸投身乡村建设的双线结构，简洁明快地展现了一群少年奔跑在田间，在劳动中学习成长的故事。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一次深情致敬，也是写给孩子们的一部田野牧歌与劳动赞歌。对于青年读者来说，同样是一次收获感动的百感交集之旅。

当下乡村之于许多年轻人，已然仅以亲情纽带维系关系，或说只约等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恰如书中的顾小森为追回姐姐顾晓芸而踏上的下乡之旅，并不带有寻根或回返的意味，相反却以拔除顾晓芸与乡村联结为目的，诉说

着对土地的陌生与疏离。某种程度上讲，顾小森是城市孩童乡村视野的一个典型展示。最初对农村环境的嫌弃、在公交车上误会阿宽伯伯是小偷，恰如“树上的花生”这一意象，同样构成某种被悬置的误解与偏见。而随着小说主线的推进，这份误解在一次次感动和成长中，迅速消融并转换为对乡村生活，包括对劳动、友情、理解、奉献精神的积极接纳，不仅是联系纽带逐渐建立和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理想萌芽的悄然孕育。顾小森的这个夏天，就像首次搭车远行，迎面而来的城乡巨变曾让他慌张无措，直到另一重意义上的成长终于使他望向窗外，期待着目的地。

当知识领域被悄然移换，关于乡村

的生活经验与常识已由流水线生产一并删减，顾小森们陌生而窘迫地面对着土地，一方面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急欲逃离复归城市怀抱，一方面又是接近空白的、易被感动和书写的，他们眼中的乡村振兴成果，比之常年生长在当地的孩子们或许更为直观。面对“课本以外”的世界，读者小朋友们将跟随顾小森一起，于一次次的任务和实践中，体味杳然已远的双手劳作的意义，理解到乡村并不是一处“非城市”，而是有血有肉，值得追寻的人生必经之地，这是一次令人欣喜的号召，在那些并未失落却日渐寂寞的乡村土地上，在电子屏之外，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与梦想。

在小说末尾有那么一幅图景：“一群

少年正在田野间肆意奔跑，一直跑到他们长大。”这张插画背后，作者成为顾小森，也成为顾晓芸，更成为书中所有经历过的岁月与人物的总和。蓦然回首，谁于高楼林宇间洒遍寻根的脚步，却在青山绿水中迷惘不知所归，当吴里乡音伴着尘烟逝去，哪代人捡拾残馐，重新牙牙学语？顾小森们的童年不应当停留于课本影像搭建的空中楼阁，更需要填补上那份缺失的对土地和劳动的敬畏与热爱。正如小说中少年团的大巴带着所有人来到村口，旗帜招展，爱与感动交融，乡土会接纳所有故人。

书架

《军旅写作成才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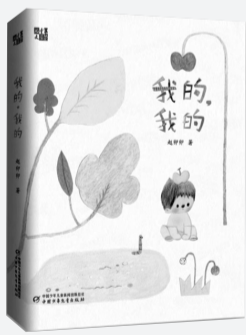


《军旅写作成才实录》由原北京军区《战友报》主任编辑任东升主编。这本书集内蕴的思想分量、精神分量、品德分量、格调分量。“世间爱过方知爱能创造美好，怨过方知怨能销蚀心灵”“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劲头，那些狡猾的狐狸和矜持的孔雀永远不会具备”“金的光芒是自身本质的体现，而不是靠追光灯打出来的”，这些文中的金句时时闪烁着思想和灵魂的光芒，熠熠着精神与品格的高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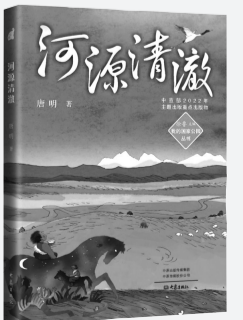
《我的，我的》

作者赵卯卯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诗一般的语言，搭建了一个患病男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以对儿童心理的深切认知和鲜活感受，铺展出如水般流动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流溢的点点滴滴的伤痛与欢乐。作者对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内心脆弱和精神特质予以深刻的体验和观察，从而对孩童的生存体验予以温暖而略带幽默的表达与抚慰，张扬童年的精神力量。



《河源清澈》

这是一本关于建立、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书，关于一代代藏族牧民自觉的生命生态道德、由衷的爱家爱国精神的书。当你打开这本书，一个爱读书、爱家园、爱民族、爱祖国的名叫达日多吉的当代藏族儿童，就会向你走来，向你诉说当下故事，与你一道共建未来。



书摘

在欧洲，没有一个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情洋溢地涌向文化。

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打开报纸，第一眼看的不是议会里的讨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剧院的剧目，这在公众生活中具有一种其它城市难以理解的重要性，因为皇家剧院，也就是宫廷剧院对于维也纳人，对于奥地利人不仅仅是座供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它是一座微观世界，反映了宏观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影像。

政府总理、首席富豪可以漫步维也纳大街，没人扭头去看他们。但是一位宫廷演员、一位歌剧女歌唱家走过，每个女商贩、每个出租车车夫全都认得出他们。我们这些男孩要是走路时见到他们中的一个，就骄傲地互相讲述。

我们奥地利人在政治上的冷漠懒散，在经济上和我们坚毅果决的邻邦帝国相比的落后状态，也许的确该部分地归咎于这种过度的乐享人生

维也纳人

□【奥地利】茨威格



的态度。但是从文化上看，这种过度重视艺术的事件，却产生了一些绝无仅有的东西——首先是对每一种艺术成就的无比巨大的敬畏之情，表示了上百年的尊敬之后，产生出绝无仅有的鉴赏能力，有了高度的鉴赏能力，最后在一切文化领域都达到了超群出众的水平。

艺术家总是在受人称赞，甚至受到过分褒奖的地方，感到最为惬意，同时也最受启发。艺术总是在成为全民人生大事的地方，达到顶峰，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把画家吸引过来，并培养画家臻于宏伟境界，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置身

于全体市民面前不断进行比赛，必须不断超越别人和自己，所以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知道他们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

在维也纳歌剧院，在维也纳宫廷剧院什么也逃不过观众的注意；唱错一个音符，立刻被人发现，乐器插入不对，每次漏掉什么都会受到指责。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在初次公演时由职业的评论家进行，而是由全体观众进行的，他们的耳朵日复一日警惕地不断比较，练得十分敏锐。

一个维也纳人，即使在下层民众当中，最穷苦的人，从四外风景、人性欢快的气氛之中，也把某种对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没有这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这种对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审视的感觉，就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摘自《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删减 张玉书/译)

感悟

生活需要品味

□ 王南海

极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文字诚实而温暖。在平淡的时光中，那些充满灵性的故事，表达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他娓娓道来，仿佛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他写道：“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读这样的文字，不禁想起我的童年。童年时，家里条件窘迫。可是，作为小孩子，总期待着能吃上一根甜滋滋、冰凉凉的冰棍儿。爸爸很宠爱我，到了隆冬时节，他会很神秘地对我说：“今天晚上我给你做冰棍儿，明天一早就能吃到啦。”我很好奇，自己如何制作冰棍儿呢？爸爸在一杯白

开水里放上白砂糖，搅拌均匀，让我尝一口，真甜，他笑着把水杯放在阳台上。到了晚上，天儿真冷，我们赶紧缩回屋，梦里都是冰棍的滋味。到了第二天，我一睁开眼，爸爸就开心地说：“冰棍做好啦，快起床啦。”我一跃而起，跑到阳台去看。果然，一个冰棒冻成了。那时节，尽管条件艰苦，可是每天似乎都充满了乐趣。爸爸手巧，会做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似乎每天都是那么快乐。爸爸也给我做过西瓜灯和小桔灯，平淡的童年也散发着温暖的光。

热爱生活的人，总能从生活中发现美好。比如汪曾祺先生写《人间草木》，各种各样的植物在他眼中，也是美的。他写秋葵叶似鸡脚，秋葵不是名花，却风致楚楚。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与树枝连接不是很结实，好

像是粘上去的。说到美食，更是让人垂涎三尺。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作者那里，都是神来之笔。

我也喜欢花花草草，旅行时总喜欢去高原远行。在遥远的西部高原，我们经过茫茫的戈壁，看到了采油队一处小小的院落。尽管四周风沙极大，那里的小院子里竟然种着金灿灿的向日葵。夏天，向日葵开着花，让人眼前一亮。不知是谁精心种下了这些花，让每一天都浪漫而多彩。花草草装点着如诗的岁月。

活，也许恰如一道菜肴，也许乍看上去平平淡淡。但是，当你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用一颗快乐的心去体味时，才会发现那苦难背后的收获、艰辛背后的美好。我们都是世间平凡的人，慢慢地品味生活，满怀喜悦度过一生，才是一种大智慧。